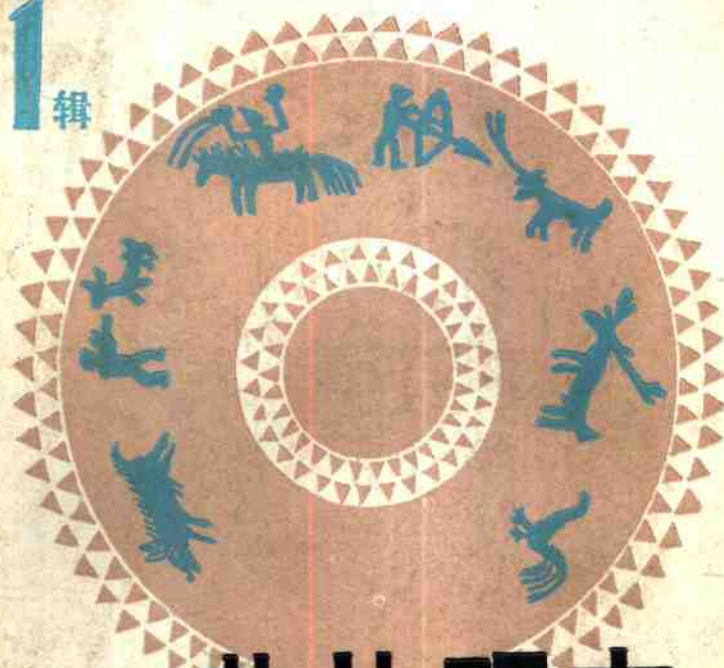


第1輯



黎族研究

参攷资料选辑

詹慈編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

(第一辑)

詹 慈 编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1983年5月 广州

前 言

广东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尚有黎、苗、瑶、壮、回、满、畲等七个少数民族，其中以黎族的人口最多，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为八十余万人。据史书记载，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黎族的先民便定居在美丽富饶的海南岛上，与当地汉族等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为开发祖国南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海南岛黎族的研究，过去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中外专家学者对黎族的族源、社会经济以至风俗习惯等等，都曾作过调查研究，许多论著不仅对黎族的某些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而且在资料积累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许多研究成果至今对我们仍有参考价值。由于这些论著和文章多发表在解放前出版的各种期刊上，目前较为罕见和难于搜集，因而影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为了向对黎族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们提供查阅和参考的方便条件，我们特将散见于解放前出版的刊物上与黎族有关的文章有选择地收集起来汇编成册，作为内部资料陆续分辑付印。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根据党的“双百”方针，对选入的文章均不作任何改动，基本上全文照录，只是对某些会影响民族感情的词句和损害民族团结的段落加以必要的删节。至于文章

中的各种观点和论据，则让读者们自己进行鉴别和分析。

在编选过程中，得到我所研究员黄朝中所长、副研究员刘耀荃副所长的热情指导，在此表示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加上见闻不广，错选和漏选的在所难免，期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指正，使我们在今后陆续选印中得到补充和改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前 言

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	罗香林 (1)
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	刘 咸 (34)
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之研究 ·····	江应梁 (62)
历代治黎政策检讨·····	王兴瑞 (110)
琼崖黎人社会概观(附黎人杂谈)·····	王兴瑞 (136)
黎族婚制的演变·····	李俊新 (189)
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	刘 咸 (196)
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	刘 咸 (249)
琼崖之居民·····	陈献荣 (255)
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	胡 传 (273)

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

罗香林

一、黎苗文化协进会之回忆

民国二十一年春，余与北平协和医学院(P. U. M. C)教授许文生博士(Paul H. Stevenson)，同至粤东，调查人种，于广州从事人种测验^①，旋许氏赴琼崖测验黎人，余则分往东北江调查客家文化，虽客家调查为余预定计划，然终以未同往黎区考察为憾也。越二年，友人谢英伯、陈大年二君邀同广州考古学界与民族学界诸人士，发起琼崖黎苗文化协进会，余妄参末座，受推起草协会简章，规定研究工作，先之以文籍之搜讨观摩，与技术之熟练，以为民族研究之基础，继之以实地之调查与测验，以为探发蕴奥之根据，终则以发扬科学，替国家谋文化建设，为最高鹄的。颇为赴会诸君子所同意，决议设总会于广州，置分会于琼崖各黎地。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遂于广州花塔街六榕寺，举行成立大会，由谢君与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西雅博士(Sehever)，相继演讲。西雅述琼崖黎苗人种之特征。友人洗

^①是次调查为北平燕京大学国家研究所所委派，旋得国立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协助派遣。余另有《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可供参考。

玉清女士，权任笔录^①，大意谓：

“关于黎苗之血液分析，未能有详确之报告。前人对于琼崖黎苗，虽颇有记载，然皆无科学根据，未必尽可信也。

黎苗与马来人，种族上本极接近。意昔时实同出一源，太古自南中国以至交趾支那半岛，马来群岛，下达澳洲，皆为此类种人所分布。铜器时代，彼辈之文化，盖甚发达，观于铜鼓文化之分布，不难逆证当日之情形。欲知黎苗人种与马来族接近，抑或与中国民族接近？须以X光镜，照其骨盘，验其类别。据个人研究，马来人之骨盘，为直卵圆形，而华北汉人为横卵圆形。就广东汉人而论，则客家人之骨盘，近于华北汉人，而本地人则与马来人骨盘较近。至琼崖黎苗妇女之骨盘，则短小者多，长硕者少。黎苗妇女最矮者，为一三七生的密达，最高者为一五二生的密达，平均为一四〇生的密达，体重最轻者为八〇磅，最重者为一一〇磅，平均为九五磅。骨盘甚小，苗人尚比黎人稍大。欧洲人骨盘，其前后直径约二〇生的密达，南中国汉人约一七至一八生的密达，而黎人则仅一五至一六生的密达，可知其骨盘实与华北汉人相殊。由骨盘之指数观察，黎人可有圆形体之卵圆骨盘体，苗人可有稍扁之卵圆骨盘。此种现象，亦有可援证者，去年个人曾至纽几内亚（New Guinea），测验其土人骨盘，所得结果与黎人相似，盖亦为圆形体之卵圆骨盘也。

以上所述，为 本 月 自 琼 崖 来 广 州 观 光 之 黎 苗， 择 其 中

^①西雅博士讲词，当时并未发表，洗玉清女士之笔记，则存余处，盖其时推余整理也。

二十个曾加量度者而言，其骨盘指数，未敢谓已臻准确，然为前此所无之记录，亦治黎苗人种问题者所当注意者也。”

当时以西雅所根据之资料，数量过少，恐未能断定黎人种族系属，且协会诸君子将出发调查，意中外学者继此或有较详确之论定，而许文生博士所测验，亦必有重要发现，故于西雅所述，余初未敢有所论列。其后以陆续访求关于黎人研究之著籍，始知黎人种属问题，实际迄无圆满解释，即民国二十五年德人史图博氏（H. Stübel）所出版《海南岛黎族》（Die Li Stämme der Insel Hainan. Ein Beitrag Zur Volkskunde Sud Chinas）一巨著，于黎人风俗，虽有翔实调查，然于黎人种属问题，除大要谓颇与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人（Polynesian）相近外，亦未能有所论定。而许氏关于黎人测验之专门报告，亦迄未见及。其余关于黎人调查与研究之论著，以近人王兴瑞君所著《海南岛黎人研究》为独巨^①，然于黎人种属与源流问题，亦仅列举诸家意见，而略加讨论，至于实际系属，亦持存疑态度，盖皆以时间匆急，实地调查所获之资料，未遑与文籍上之校考为更深广之对证也。而西雅博士所讲，以知尚有复按之价值。

余甚佩许文生、史图博诸君等，不避艰巨，能为实地调查或测验，而恨己身未能亲临其地，已负昔年与谢君等组织黎苗文化协进会之初衷，而时势迁移，始则以种种关系，协会无形停滞，继则以日军侵袭，肆无忌止，即黄舍亦展转播迁，余个人之黎区调查，一时已难实现，为纪念旧事起见，爰就手头所有关于黎人种属问题之资料，与西雅讲词，稍加

^①王兴瑞君《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彼获得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硕士学位之论文，稿存中大研究院

复勘，以志惆怅之怀。世有君子，幸垂教焉。

二、黎人与古代越族之同点

西雅所论黎人骨盘与马来人骨盘相近，与纽几内亚土人骨盘尤相似，此为科学上之事实。而马来人骨盘则与广东本地汉人较相近，与华北汉人较相殊。质言之，则黎人骨盘亦与广东本地汉人稍近，与华北汉人稍殊。而广东本地汉人，则与古代南越，颇有混血关系，余曩作《广东民族概论》①及《广东通志民族略族系篇》②，已为论及。黎人骨盘与华北汉人殊，而与广东本地汉人近，意其种人与古代越族为同一系属，或虽非同属而有混血关系。兹就黎人特性，与古代越族同者，先述如次，而后再论述其他关系。

古代越人文身象龙，而与越人同一系统之哀牢夷，亦文身象龙③，哀牢夷遗裔，今称僂夷，亦有文身遗俗，上文《古代越族文化考》已为论及。海南岛黎人，自昔亦以文身著称，《山海经海内南经》：

“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

郭璞于离耳下，注云：“鍠杂其中，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僂耳也。在朱崖海渚中。”又雕题下注云：“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谓离耳即僂耳，自是卓见。

①见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民俗周刊》第六十三期

②见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即昔日历史语言研究所，今称文科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二期

③见同上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按汉武帝平定南越，开置九郡，儋耳朱崖二郡与焉。二郡即今海南岛地，雕题国与离耳国接，自亦同在岛内。“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当即其地土著习俗，而此土著，即为今日黎人先民。此为关于黎人先民涅面文身之最早记录。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

“（黎俗）尚文身，豪富文多，贫贱文少，但看文之多少，以别贵贱。”

文身虽未必全以文字，且亦未必仅用以分别贵贱，然黎人有文身之俗，固古今所同知也。故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亦云：

“（黎）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庆贺，惟婢获则不绣面。”

而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亦云：

“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其绣面也，犹中州之笄也。女年及笄，置酒会亲旧，女伴自施针笔，为极细花卉飞蛾之形，绚之以偏地淡栗纹，有晰白而绣文翠者，花纹晓了，工致极佳，惟其婢不绣。”

又清张庆长《黎岐纪闻》亦云：

“凡黎女将欲嫁人，各谅已妍媸而择配，心各悦服，男始为女绣面，一如其祖刺之式，毫不敢讹，自谓死后恐祖先不识也。”

近人刘咸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参与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曾入黎区调查，除测量黎人三百余名外，于黎人文化亦尝为详明考察，有《海南岛黎人文身之研究》一文^①，翔实可佩，谓：

“诸黎人中，现在并非全数皆涅面文身，且仅女子

^①见中山文化教育馆《民族研究集刊》第一期（黄文山先生主编，民国二十五年出版）。

行之，而男子不与焉。统计所得，约有三分之二之黎人妇女尚行此俗。”

而刘氏于黎人文身之部位纹素及图谱，尤有合于科学方法之表白，谓：

“（黎人）身体涅刺之部位，可略分为四处：一曰面部，眉眼以下，至于颈部，多加涅绣，旁及身侧，前额则否。二曰胸部，多承面部自颈下延之长线，连至胸部，而止于两乳峰之间，黎妇女胸部者，实例较少。三曰臂部，分手指手背及上臂三种。文于手指者，系在各指节之背面，手掌无涅文，刺上臂者，繁简不同，样式颇多，多在上臂之背面，全臂皆文刺者，亦颇不乏其例，是又因部族而异焉。四曰腿部，有涅胫骨者，有涅大腿骨者，前者之例较多，后者甚少。至于背部、腹部、股部、或其他地位，未见有涅刺者。”

至其所涅纹样，据刘氏研究，有斜形纹素，横形纹素，圆形纹素，及缀音符号等四类。大抵于面部两颧，多涅斜形纹样，颈部则涅圆形或扁方形纹样，手臂则涅无数各成行列之小圆圈图形，指背则涅如  纹形，两腿上部则涅缀音符号，下腿则涅各成行列之图案纹样。其纹样果何所取义？“象征何物”？虽今日已不可尽考，然如刘氏第五图斜形纹素，自第十一式至二十式，甚似象征龙蛇一类水族形状，其余第一至第十，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等式，甚似象征水浪纹形，其颈部圆形或扁方形纹素，则似象征雷形或龙蛇所生卵形。据刘氏访问结果：

“（黎人）涅面文身之事，古有定制，不仅图有定形，谱有法则，即施术时期，及受术者之年龄，亦有规定。如女

子年十二三岁时，先涅面部，十六七岁时已出嫁者，则涅胸部，二十许时为丈夫所溺爱者，则为涅私处，此则个中事，不足为外人道。又手足之纹，视为旁支，不关重要，主要者为面文。”

黎人文身之意义，据刘氏考察，谓：

“约可分为五种：第一、文身有社会组织之意义，为各峒族之标记，第二、文身有婚姻之意义，将嫁之前，必须行之；第三、文身有图腾之意味，各族属之图式不同，亦不得互相假借，守祖宗成法，毋得变更；第四、文身记识，可避乖邪，为护身符录；第五，文身为装饰之动机，有美的观念存其中。”

而其纹样有象征龙蛇一类水族之痕迹，其上世源流或与古代越族之文身象龙者有关。此其一。

明谊等修《琼州府志·舆地》：

“黎语则虚上而实下，如鸡肉则曰肉鸡，县前则曰前县。”

此与梵夷语言句法之组织，颇有同点，盖形容词与副词，必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也。梵夷为古越族一支遗裔，则自语言之系统言之，亦可推证黎人与古代越族有种属同源之关系。

此其二。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铜》：

“史称骆越多铜银。《交州记》曰：越人铸铜为舶。《广州记》曰：俚僚铜鼓。”

所谓俚僚，当即黎人先民，其说详下。道光《广东通志·舆地略》十五引《琼州府志》：

“黎金，形似金鼓而扁小，上有三耳，黎人击之以

为号。”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

“永乐中，万州土官黄惠于多辉溪中得一铜鼓，长三尺，面阔五寸，凸二寸许。沿边皆科斗，各衔线，抵脐，束腰，奢尾，若今之杖鼓然者。……文昌万州，亦有铜鼓岭，皆以掘得铜鼓而名。”

此类铜鼓，盖皆黎人所遗，十数年前有彭程万者，尝亲入黎峒调查，撰《琼崖黎峒状况调查》，及《琼崖黎民之状况及其风俗与教育》二文，载《地学杂志》第十与第十一期，谓黎人自昔重视铜锣铜鼓，“以鼓缘锣柄有虾蟆形者为上品，真贋新旧，均有考证。”此与古代越人之精于铸造铜鼓，花纹自成系统，视铜鼓为宗教用品者正同，要之亦为其种人同出一源之旁证。此其三。

史可特(J. George Scott)《上缅甸与掸国报告》(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Shan States)卷一谓：

“居于海南岛之黎人，谓其为纯泰族，虽乏直接证据，然由外形观之，为极度可能。”

按此所云泰族，即Tai或Htai对音，原意为自由民。云南焚夷，亦自称曰Tai。Tai在中国，自昔译称为蜚，而名其种人曰蜚族，下文《蜒民源流考》，将为论述。蜚为古代越族遗裔，则黎人外形与Tai相似，亦必与古代越族有同源关系。此其四。

三、海南黎地为骆越一部份

黎人特性，与古代越族多相同者，已如上述。而求之于古，则两汉人著作，且并以海南岛黎地为骆越一部分。地而

称越，当与其种人本为越族有关。《史记·南越尉佗列传》：

“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

按赵佗于秦汉之际，据地自雄，其所领地，有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等，以今日地理言之，则为广东、广西、越南等地。

汉武平定南越，开置七郡，海南岛亦寻置为儋耳珠崖二郡。二郡既为平定南越所置，则其为越之一部分可知。《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捐之对曰：……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颡颡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

此所谓骆越，自指海南岛土著而言。按骆越地望，自昔指今日越南北部，及粤桂与越南相连各地。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亦皆古骆越范围。贾捐之称海南岛土著曰骆越，自无谬误。至骆越称号由来，则疑与骆田骆侯有关。《史记》司马贞索隐，于南越尉佗传“闽越西瓯骆”句下，注云：

“姚氏案，《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

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后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骆越也。”

远古粤西南之雷州半岛与海南岛本相连接，观二地动植物之相似，可为印证。秦汉之际，虽二地早以地层变化，分离已久，然隔海相望，仍易往来。《汉书·地理志》附米贛条风俗，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朱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卒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海南岛自初置郡，即多中国人侵陵其土著，则其与雷州半岛往来之易可知矣。《水经注》卷三十八《郁水》引王范《交广春秋》，

“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

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函隙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夜而至。周迴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披发雕身。”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云：

“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

可知琼崖与雷州半岛之交通状况。东汉光武帝时，马援征交趾，朱崖畏威来归，于其地置朱崖县，属合浦郡。观其跨海隶郡，知其与雷州半岛，关系至切，而民情风土，当亦有同

焉者。则秦汉时明认海南岛为骆越一部分，非无因也。

骆越地带，东汉以后，其种人常称为里或俚。《后汉书·南蛮传》：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其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

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此为今日所见文籍之最早记及俚人或里一名词者。所谓俚人，从其在九真徼外观之，似即西汉之骆越遗裔。而万震《南州异物志》则谓：

“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王，依山险，不用城。”（《太平御览》七百八十五引）。

又《初学记》引《博物志》，亦谓：

“交广州山夷曰俚子，弓长数丈，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镞，涂毒药于镞锋，中人即死。”

又《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四》，亦谓：

“合浦、汉县，属合浦郡，秦之象郡，吴改为珠官，宋初置临漳及越州。领郡三，治于此。时西江都护陈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凿山为城，以威俚僚。”

又欧大任《百越先贤传·冯融传》云：

“冯融，新会人，世为罗州刺史。至融，……每行部所至，蛮酋焚香具药，望双旌而拜曰：冯都老来矣。子高粱太守宝，婚于郡大姓冼氏，俚人益受约束。隋平陈，岭南共推冼氏为主。”

据此，则今日广东高、雷、钦、廉，以至越南之一部分，其土著自东汉以至南北朝，皆称为俚人或俚子。而此地带，即

西汉以前骆越地带，是骆越东汉以后已常称为俚也。又《南史·林邑国传》：

“广州诸山，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世祖大明中，令合浦大帅陈植归顺，拜龙骧将军。”

又《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引裴氏《广州记》云：

“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而《隋书·地理志》亦云：

“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病。

……其人性并轻悍，……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是南北朝时，凡广东土著，除蛮族外皆称曰俚。按刘宋于海南岛置朱崖郡，萧齐因之，萧梁改置崖州，隋改置朱崖、临振二郡。《隋志》所云二十余郡，朱崖、临振当在其内。其地土著，本非蛮族，则在南北朝时，亦当称为俚矣。故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零四，即谓海南黎人为俚人俗呼。其文云：

“古昔伊尹正南方，献令有所谓里焉。里者，蛮之别落，后汉时谓之俚人。《南裔异物志》谓俚在广州之南，俗呼俚为黎。黎取山岭，则生黎自古居琼崖之中者是也。”

按此所云伊尹献令正南方之里，即《周书·王会解》“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之产里。晋时以海南岛东北海上置玳瑁县，似其地原为玳瑁产地。则以珠玕